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历史思维论卷

吴怀祺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历史思维论卷

吴怀祺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历史思维论卷 / 吴怀祺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12-7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9935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历史思维论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LISHI SIWEILUN JUAN

作 者: 吴怀祺

责任编辑: 陶 璐 史霄鸿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12-7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历史思维论卷》从哲学思维高度上，讨论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这是突显历史学民族性的内在根据。经典作家对研究思维的意义，都有重要的论说，本卷全面分析了有关的学术成果，进而讨论了历史思维研究的重要意义。

这一卷分析传统历史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讨论象思维、意象思维在历史的解喻上的意义，具体论说历史研究中的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历史运动的通变思维、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维、类例思维、“成一家言”的创新思维等，从而对传统治史优良传统和方法，作了理论的说明。书中对近代思维的发展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历史思维研究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这些对发展新世纪的史学，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

上述研究，虽然还是初步，但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对跨文化下历史学的研究，以及对思考新世纪史学的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是有意义的。



近代西方学人注意到从思维角度研究中国文化，^[1]但是，系统地论述思维科学的重大价值，在我国，是钱学森。他在1980年就倡导思维科学。思维科学，又可称之为思维学，钱老强调思维科学的重要，并且构想出新的学科体系。^[2]

高士其为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一书作序，题为“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他指出：“钱学森同志所倡导的‘思维科学’确实是一门对于当前和未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影响的科学。”文章最后的部分，进一步作了阐释，说：

……因为提高民族的理论思维，改变落后的民族思维方式，打破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和恪守常规的落后观念，是关系到启蒙愚昧、解放思想的重要方面。只有培养人们勇于变革、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科学的品质，培养人们接受新事物新理论、并推动新事物新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精神，才能使我们民族的起点更高，立意更新。

思维科学所蕴含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未曾窥探到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能在人类思想视野所能见到的范围内略见端倪。但是随着思维科学的建立、研究和发展，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它必将显示它的全部神力，更好地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服务！

我愿和钱学森同志及广大的思维科学工作者们一起为此而努力奋斗，克尽一份垂暮之年的绵薄之力。^[3]

[1] 西方学人同样注意中国的思维模式的问题。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 Granet)就提出了“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往往密不可分。”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索·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于1951年成立了中国思想委员会，即后来的远东协会。他们出版的论文集和讲演，多涉及中国历史思维的问题。见费正清：《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2] 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见《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3] 高士其：《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见《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今天重读前辈所说的话，作为史学研究工作者，深深地感到，从思维高度上，发展新世纪史学，不只是学科建设的问题，也是升华民族精神的大事，因而是振兴民族的大业。

2009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钱学森提出许多的见解，对于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摘录几段：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

——我最近读了张岱年教授的文集《文化与哲学》，想到何不考虑把中国几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古籍不可能做全面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今天要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定要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要从中抓住时代精神。^[1]

钱学森这三段话对我们研究思维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认识思维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把思维研究作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根本法则。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多处强调这样的观念：“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他还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

[1] 以上系《光明日报》编者引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6页；《致钱学敏》（1989年9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53—54页；《致王荫庭》（1990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59页。

[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一种历史科学。^[1]

毛泽东在《矛盾论》最后的结论中，说：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2]

因此，从更高的思想层次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思维相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历史思维。^[3]

在认识思维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讨论历史思维。

就历史学科说，历史思维是认识、研究历史的思维方式、思考路径、思考形态、思考方法等。^[4] 历史思维是关于世界事物的历史思维，也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思维。前者，从不同角度来说，有不同的提法。比如，有天人联系的大历史思维、混沌思维、整体思维；有天人相分的思维；有机械联系的思维，当然也有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关的关联的思维；还有切割各种联系的割裂思维；研究法上有演绎思维、归纳思维等。就后者来说，有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思维，历史发展趋势思维，历史变动中动因的思维，有天人联系的神意观念、民本观念等，还有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思维，如经世观念形态、历史教育方面的思维。此外，从历史视域上来说，有宏观思维、中观思维，当然也就有所谓的微观的思维。这些思维直接影响到史家的研究状况，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的作品，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 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3] 张鹏翔：《历史思维对科学思维的解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4] 夏甄陶等主编的《思维世界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思维的发生、结构、功能、活动、方法等方面展开讨论。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提出有思维法则、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形态。刘冠军、王维先编的《科学思维方法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思维、历史思维做出了解说。

进而引导各种史学思潮的形成。

历史思维又总是在一定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从而体现出历史思维的民族特性；不同时代的思维即使属同一类思维，也有不同的内在规定，从而体现出历史思维的时代性。

这里，我们只能讨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历史思维的关联。

1. 民族思维与传统史学。

从中国古代经籍说，《周易》对于历史思维及其特点的形成，尤为重要。《周易》有经、传、学之分，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民族历史思维的形成、变化，以及在会通不同思维方面，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两汉时期，《周易》上升到群经之首。魏晋时期，《周易》是儒家的经籍，也成为道家的经籍，为《老》《庄》《易》“三玄”之一。宋明时期，在理学形成过程中，《周易》是会通儒释道的最重要的经籍。近代的《周易》在会通中西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周易》的通变思维，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宝贵的财富。通变思维又称作变通思维。先秦史官观察现实、解说历史的趋向，多是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逻辑思维依据，反映出史官认识历史的相互联系思想和朴素辩证法的思维特点。^[1]

《史记》体现出的有特色的民族历史思维，以通变思维为主干，标志中国史学真正成为“一家”。史学成为独立之一家，在于有独到的通变思维形态，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三大历史思维，这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通变思维的深邃意蕴。

“究天人之际”的思维，在天人整体联系中，思考自然与人事社会的互动，构成一个系统。“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是历史过程的思维，“见盛观衰”，把历史变化中的“盛”与“衰”作为相互联结的整体，从而对于史学家观察历史、思考历史趋势以深刻的影响，以后更直接影响史家、

[1] 白寿彝先生倡导认真读书的好风气，从1987年第2期的《史学史研究》开始，刊物开辟“读书会”专栏。这一期上，笔者写了《说〈周易〉的通变思想》一文，是读《周易》的心得。我深感通变思维是传统史学重大的民族特点。《周易》的通变思想，表明只有从思维的高度上思考，才可以感受到民族史学的魅力所在。



思想家、政治家对历史的总结。“成一家之言”的思维，是史家主体与历史客体的关联的思维，也是学术、史学创新思维。

通变思维到了王夫之，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王夫之的历史盛衰论充满了辩证联系的思维，这就是他的“通识”。王夫之说：“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1〕}

《周易》的太极思维作为古代整体联系的思维，是易学的发展。从周敦颐到二程、张载再到朱熹，不断解读，不断赋以新义，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诚如张栻说，这是朱熹学说的纲领，朱氏“生乎千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夫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2〕}。这样的学说体现出天人联系的整体观念和阴阳运转、矛盾相互包含的理念，由此，又产生以诚为本的思考、和合运动的观念等。这就为理学的体系构成打下了基础，成为新的历史思维，体现出天人相关的联结、对社会和谐运转的思考。

类例思维是学术研究的思维，是文献编纂的方法论。编年体、纪传体是传统史学两大体裁，类例思维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史评上，刘知幾的《史通》突显出“区分类聚”的方法论特色。宋人郑樵把类例作为学术方法论提出来：“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3〕}清人小学获得重大的成就，这是与分类思维的缜密联系在一起。文字音韵研究，声类、韵部的探索，因形求义，因音求义，比较、归纳，这些运用到传统文献的研究上，是类例与通识的结合。

应该看到，郑樵说的“类书犹持军”，是治学的原则，是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思维。可惜的是，这一观念在自然科学没有重大的回应，影响到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面只是举例说明，民族历史思维对传统史学形成，密不可分，要认识传统史学的特点与价值，只有提升到思维层面，才可得到说明。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七。

〔2〕 张栻：《南轩集》卷三十三《通书后跋》。

〔3〕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2. 民族思维与近代史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进入到近代阶段，民族危机加深，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民族文化受到挑战。季羨林从对东方与西方的思维与文化作比较，来讨论这个问题：“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1〕} 中西史学发生碰撞与交融，要从思维的差异和相通上，寻求解答。

进入 20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发生变化，原有“四部之学”被推倒重新洗牌，成为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经济学以及美学、逻辑学等现代学科，而这时的史学与古代的史虽然有着直接联系，却又不是一回事。

在子学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编）实际是一部先秦诸子的札记；郭沫若对管子的研究；侯外庐研究老子，联系黑格尔，发现黑格尔相当抽象的思维中，也确有真理在闪光；^{〔2〕} 章太炎、刘师培、蒙文通等各位先生，在近代子学研究方面，都是有贡献者。他们从传统的子学中得到思维的营养，进而思考历史，形成自己的历史思维。

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不是消失了，而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融入史学中，成为新的历史思维的民族性因子。

应当看到，一方面是思维的新的路向，带来近代史学学科体系的大变动，另一方面是思维的路向变化，受到西方学术话语权的控制，导致对传统史学的误解、对传统民族史学价值的误判。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相当多的学人，总以为中国是历史大国，但史学思想贫乏。这样的认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影响中国近代历史思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举例以明之：

如西方的新史学思潮传入，实证思维与传统类例、实学思维相结合，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学术方法论。胡适把他的治学称为“实证思维术”，足以表明其学术特征。

〔1〕 季羨林：《东学西渐与“东化”》，《光明日报》2004 年 12 月 23 日。他写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序言》（《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2—274 页），阐发了同样的思想。

〔2〕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279 页。

胡适回忆说：“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How to Think*）和《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 in Experimental Logic*）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出不但于实验科学的发明为然，即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评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等，也是如此。”^[1]

又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带来的辩证的历史思维，对传统的历史思维作了更新。中国传统的通变的思维具有辩证的特性，与唯物史观的思维有相通的一面。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民族历史思维融入新的潮流中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内中有传统辩证思维的因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其中第一篇是《〈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周易》研究，成为郭沫若古史研究的第一个大板块，他的研究，沟通了《周易》辩证思维与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成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思维路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人们对《资本论》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侯外庐说到自己在翻译《资本论》时的内心想法：

如果说西方人理解得差，我作为中国人，受本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困难不可能比西方人少。我的有利条件仅只有两点：其一，以寻求真理为目的，所以不存在偏见；其二，不以阅读为目的，所以不得不推敲理解《资本论》理论本身的逻辑。我的全部幸运在于，十年译读之后，伟大的时代驱使我将全身心投入新史学的踏勘。^[2]

他说的《资本论》“理论本身的逻辑”，即是思维。

正是因为各个国家、民族的思维、历史思维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时间中形成的，又是在特定文化风习下产生与形成的，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思维既相通又相异，就是自然的了。

有关民族历史思维问题的研究，对于讨论各个民族的历史思维的相

[1] 胡适：《我的信仰》，见《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96页。又见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2]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8页。

同、相异、互补，以继承自己民族思维的传统，又吸收其他民族的有益的思维，这样的研究一定会打开新的局面，对促进民族思维的更新，进而对发展当代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1]

3. 历史思维：外国史学理论的吸纳与思考。

中国人民渴求新知，梁启超把 20 世纪初年称作是“学问饥荒”的年代，西方史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对此，同样要从思维上去鉴别、去吸收。如，美国史学家鲁滨孙所著《新史学》，实际上是从思维的原则出发，阐发西方的新史学。只有从历史思维入手，方可得其精义。比如，《新史学》中说的“历史观”“历史眼光”（何炳松的译文是“史心”），实际是从历史思维出发，说明新史学的要义。英国史家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2]，学术影响相当大，该书的译者在《序》中说：柯林武德的理念，是“‘哲学是反思的（reflective）’，因此它的任务就不仅是要思维某种客体，而且要思维这一思维着某种客体的思维”。强调思维的意义，也只有从思维上才能看出他的学术要旨。

历史思维的研究对认识外国的史学理论，意义在于：其一，为跨文化下的历史特点思考提供合理的说明。其二，历史思维的讨论，对古今史学比较、中外史学比较，提供合理的依据。如果以西方近代某种术语、命题，来套裁中国传统史学，没有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3]很难发现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深邃的意蕴，所谓批判吸收，也难以进行。其三，不同的历史思维凝结、导引出不同的观点、认识；相同的历史思维之下，由于思维的起点、终点不一样和历史思维途径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观点与认识。其四，历史思维更新，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要从考察思维的类型，思维的起点、落脚点以及思维行进的路径上入手。

[1] 高清海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一文中说：“中国哲学的概念不是西方式的逻辑‘范畴’，也就是说，它不是靠概念体系中的逻辑关系来规定内涵的，而是对事物自身内在关系的直接表征。……习惯于西方哲学思维的人对此很不理解。”

[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3] 学者提出，共时性维度、历时性维度结合的思维，对于解读传统文化典籍十分重要，见霍桂桓：《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光明日报》2009 年 3 月 17 日。

目 录

题 记 / 1

绪论 思维、历史思维与民族文化 / 1

第一节 思维与历史思维 / 1

一、历史思维：中外学人关注的热点 / 3

二、历史思维的特性 / 10

三、思维学：一门亟待发展的学科 / 12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民族历史思维 / 20

一、从经籍源于史谈历史思维 / 21

二、诸子学与历史思维 / 24

三、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大历史思维 / 26

第一章 象思维、意象思维与历史的解喻 / 30

第一节 从图腾崇拜谈象思维的特性 / 30

一、图腾崇拜、神话的象思维 / 30

二、图腾崇拜、神话与先祖追念 / 31

第二节 意象思维与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 / 38

一、《周易》意象思维与历史解喻 / 38

二、关于具象思维、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 46



第二章 天人关联的整体思维与历史变化的思考 / 50

第一节 天人联结的整体思维特性 / 52

一、《周易》：系统的整体的思维 / 52

二、“究天人之际”：司马迁修史的整体系统思维 / 54

第二节 天人感应的历史解喻 / 57

一、天人感应的历史解喻 / 57

二、天人感应论的整体思维的变化 / 60

第三章 通变思维与历史大势说 / 63

第一节 易学与通变思维 / 66

一、通变思维的理论价值 / 66

二、通变思维的史学观 / 70

第二节 历史通识与历史思维 / 73

一、历史通识的多样性 / 73

二、通变思维与历史运动大势说 / 78

三、通变思维的历史变革观 / 81

第三节 历史运转的元会运世说 / 88

一、元会运世说 / 88

二、历史地气运转说 / 100

第四章 太极说：社会和谐思维的 / 105

第一节 “诚”：理学思维的纲领性的转换 / 109

一、太极学说：天人整体思维的深化 / 109

二、以“诚”为中心的理念 / 112

第二节 阴阳运转中的和谐 / 113

一、天人和合的思维 / 113

二、阴阳和合运转以“人”为中介 / 115

第五章 史学二重性思维的理路 / 117

第一节 直笔实录与书法褒贬 / 117

一、直笔与书法 / 118